



革命斗争故事选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革命斗争故事选

•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62年·武汉

革命斗争故事选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(武汉解放大道 332 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 1 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3 $\frac{1}{2}$ 印张 · 69,000 字

1961 年 9 月第 1 版

1962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

印数：70,001—92,000

统一书号：T10166·477

定 价：(7) 0.26 元

毛主席长征詩

紅軍不怕远征难
万水千山只等閑
五岭逶迤騰細浪
烏蒙磅礴走泥丸
金沙水拍云崖暖
大渡桥橫鉄索寒
更喜岷山千里雪
三軍过后尽开顏

目 录

跟随毛主席长征·····	陈昌奉	1
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·····	吕振羽 江 明	9
曾家岩·····	熊飞虎	15
长征路上的朱德同志·····	張显揚	20
老山界·····	定 一	28
飘动的篝火·····	朱家胜	34
南泥灣生活片断·····	何维忠	39
共产党人的坚强性格·····	陈琼英	47
——回忆弼时同志两次被捕前后		
轉战江淮河汉·····	唐平薄	55
——刘邓大軍南征記		
魯南出击·····	陶 勇	64
鋼鉄担运队·····	王健英	76
——山东人民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回忆		
一次支委会·····	錢治安	85
一袋干粮·····	刘文章	89
紅軍大学生活日記·····	莫文驊	94
一个苹果·····	張計法	100
送信的一夜·····	曹年純	103

跟随毛主席长征

陈昌幸

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的一个夜晚，中央机关到达了金沙江边。这是我们突破乌江后遇上的第一条大江，水急浪大，凶龙般地翻腾着。我们船只很少，大家很着急。毛主席更是忙碌，他在和各军团的负责同志研究如何渡江。

那时候我当毛主席的警卫员，天快拂晓，我跟主席登上船渡过了金沙江。一下船，他又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研究问题去了。我去给他找房子，安排住处。

江边是光秃秃的石山，没有什么房屋，只有四、五个不象样的洞子。洞子里湿得很，没有木板，就连稻草也找不到。我只好在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块油布，放上毯子，算是给主席搭好了铺。心里真希望主席早些回来休息，因为他这几天太累了。

过去一到宿营地，搭好了铺，我就和秘书黄有凤同志把主席的文件、地图等办公用具都拿出来，摆在临时搭起的办公桌上。可今天，一来没有办公桌，二来黄有凤同志还没有过江，怎么办公呢？我拿出地图往墙上挂，这洞子是沙土的，根本挂不上。没有桌子，办公用具也无处摆。这时，过江已有两顿饭的工夫，主席也许快从刘总参谋长那里回来

了，我連水還沒有燒好呢！他累了一夜，回來一口水也喝不上，那怎麼行呢！我就沒管辦公用品擺開沒有，找地方燒水去了。

天亮以後，主席回來了，派人去叫我。我一進洞口，看見主席站在洞子中間沉思。我說：“主席回來了。”主席答應了一聲，接着問我說：“都弄好了吧！”我指着地下的鋪說：“好了！這地方連木板也沒有，鋪只好搭在地下了。請您先休息一會，水馬上就開了。”說完，我拔腿就想出去繼續燒水。還沒有走出洞口，主席就把我叫住了：“辦公的地方呢？”我隨口答道：“黃秘書還沒來到，這裡連張小桌子也找不到。您，您先喝點水吧！”主席象是沒有聽見我的話，向前邁了一步，用嚴肅的、但又是溫和的語調說：“現在最重要的是工作，吃飯喝水都是小事。江那邊還有我們兩三萬同志在等着哪！這是幾萬同志的性命呀！”我只是呆呆地站在主席的面前，心裡怦怦直跳，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主席又向前走了幾步，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說：“先去找塊木板架起來也行！”我這才恍然大悟，飛也似地跑出了洞口。

好容易找到了一塊堵洞口的小木板，忙搬進了主席辦公的洞子。主席親自動手和我把它架了起來，擺上了辦公用具。擺好辦公用具，我突然想到燒的水一定開了，便想去取來。我剛想邁步，就聽見主席叫道：“陳昌奉！”我說：“有！”“你過來。”我走過去，站在剛架起來的“桌子”對面。主席說：“我今天要處分你呢！”雖然主席的聲音還是那樣溫和，雙目還是那樣慈愛，但我的心裡卻頓時緊張起來。這種緊張，是因失職而造成的自疚。我不知該怎麼辦，只是雙手揉搓着

衣角，呆呆地望着主席。主席接着說：“我罰你一天不睡覺，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。”我听了傻笑了一声說：“好吧！”就在对面坐下来。主席的办公“桌”上摆滿了文件、电报，电话鈴也不断地响起来。我看主席忙的一点空也沒有，心里很难过，眼圈也湿起来。心想，如果我早一点找到这块木板，也許不致使他忙得这样。

我有个爱睡覺的老毛病，平时主席工作的时候，我总好坐在一旁打盹，我也知道主席說罰我不睡覺，是一句笑話；但今天一看主席精神百倍地工作，却一点睡意也沒有了。我发现主席不时地用眼瞅我，并微微发笑，我更不知如何才好。后来我出去打来开水，給他凉了一杯，才又坐下来。过了有两頓飯的工夫，主席站起来对我說：“你跟我这么多年了，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。以后每到一个地方，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。然后如果有空才是吃飯、休息。記住，無論現在和将来，对我们來說最重要的是工作。”他停了一下，走近我，用手撫摸着我的头，輕輕地說：“好了，快去睡覺吧，两个眼皮都打仗了。”听了这話，我更不愿动了。主席又說：“快睡去吧！”这时候，我原来含在眼眶里的泪水，一下子全流了出来。但我知道这泪并不是因为我受了主席的批評才流出来的。当时只觉得象在家里作錯了事，父母不責难我，反而說：“好了，以后記住，玩去吧！”一样，心里翻騰的厉害。不知是高兴，还是难过。

我躺在离主席不远的地鋪上，很久沒有睡着，跟毛主席几年来的生活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閃过。

那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底，我由工农紅軍第四軍軍部，調

到中国革命前敌委员会，给毛主席当勤务员。那时候我们还不称他为主席，而是称他毛委员。

主席的行装很简单：两床半毛半线的毯子，一条洋布被单，两套和我们战士一样的灰军服，一件银灰色的毛衣。还有一把已经破了又缝起来的破雨伞，一个吃饭用的缸子，和一个灰色的九个口袋的公文包。主席用的地图、文件、书籍把这个公文包装的满满的。每当行军作战，他背着公文包拿着雨伞，我就背着其余的东西。到了宿营地，找两块木板对起来，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，用衣服打成枕头，这便是他的卧铺。

主席晚上很少睡觉。吃过晚饭就点上小灯，打开那个九个口袋的公文包，拿出地图、文件、纸、笔就开始工作。主席看书、写字，我就在旁边坐着。我那时年龄小，不能熬夜，不一会便伏在他身边睡着了。每到半夜，主席就轻轻地把我叫醒，说：“搞点水来吧！”我这才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。打来了水因为没有脸盆，主席便用毛巾在桶里沾着擦擦脸，有时还擦擦澡提提精神。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。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“三层饭”——最底下一层是米饭，中间是一点菜，顶上一层又是饭——去热一热给他吃。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，主席就叫我用纸盖起来，留着下顿再吃。从来不准我随便倒掉。吃了饭，他又看书或写文件。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了。他当选为共和国主席，但他那时吃饭还是只用一个缸子，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，我们打开了福建的长汀才搞到一个三层的搪磁饭盒。

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，在家念不起书，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字也不识。那时红军每到一处都要贴标语，主席就利用行军的空隙指着标语教我认字。我的名字还是主席亲手教给我写的。

电话的铃声，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，抬头一看，主席还在工作。……

渡过金沙江，通过了彝族区，红军的铁流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抢渡过大渡河，到达了花岭坪。这天我们要从花岭坪出发去水子地，据说要走一天才能到达。

早上从花岭坪出发，主席有事没赶上中央直属队的队伍，就和卫生部的队伍一块前进了。这次跟着主席的还有我们警卫班的班长胡长保。我们一行走到了一个山间，三架敌机疯狂地向我们冲来，扔下来的几颗炸弹正落在我们身旁。大家一齐往主席身边拥去，心里紧张的很，只怕他出了什么危险。我站起来一看主席蹲在一个刚才负伤的同志身旁。过去一看，负伤的原来是我们的班长胡长保同志。他躺在地上，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，一声也不响。主席蹲在他身边，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，一边对卫生员鍾福昌同志说：“快，给他上点药。”胡长保同志向主席摆了摆手说：“主席，我不行了，你们继续前进吧！”他说话非常吃力，象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似的。原来那张红润的脸，竟变得象黄纸一样。主席坐了下来，让胡长保的头枕在他的臂上，轻轻地說：“胡长保同志，你不要紧，坚持一下，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，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。”胡长保的头在主席的怀里转动了一下，着急地对主席说：“主席，我不能让您抬着

我走，我不行了，血全流在肚子里了。我没有什么牵挂的，我牺牲了之后，如果有可能请您转告我的父母，他们住在江西吉安。只可惜我不能跟您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的新根据地。”说罢又转过脸来对我说：“陈昌奉同志，你要好好地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。”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几个字竟至听不清楚，只看见嘴唇在微微颤动。最后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，对主席和我說：“祝革命胜利！”便合上了双眼。我急促地喊着：“班长！班长！”但他已经再也不能答应了。主席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，缓慢地站起来，对我说：“夾被！”我顺手将挂在身上的一床夾被递给了他，主席将夾被打开，亲手盖在了胡长保同志的身上。

天，一丝风也没有，山上的乱草一动也不动，它们也象我们一样在向这位烈士致哀。

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，长征队伍到达了离腊子口很近的一个村庄。我给主席搭好了铺，准备请他来休息一下。但到另一个屋里一看，桌上布满了地图，主席正和林彪、聂荣臻、罗瑞卿、刘亚楼等首长在谈话。听说腊子口是甘肃、四川两省“天险门户”，也是我们到陕北路上的重要的一关，我想主席一定在和这些首长研究打腊子口的问题，因此没吭声就退了出来。

果然，第二天拂晓，我们就打下了腊子口。九月下旬，我们又通过了渭水封锁线，继续向六盘山前进。

六盘山是隴山山脉的支峰，也是我们到达陕北的最后一个高山。翻越六盘山那天，出发的时候，天空就布满了黑云。走了不一会，疾风一阵紧似一阵，雨也忽啦啦地下起

来。当我们来到六盘山下，主席全身都被淋湿了。

六盘山和我们以前走过的雪山相比，虽然不是最大的，但一上一下也有六十里地。刚上山还有点树扶着，快到山顶时树也没有了，只有一些快要枯死的小草。行走起来更加艰难。

从过了夹金山我就发瘧疾。前几天不知怎么腿又忽然肿了起来，这两天虽然消了肿，但身体还很虚弱，当我快要到达六盘山顶的时候，只觉得头昏眼花，一步也挪不动了。主席见我这样，就问我是怎么的。我说：“主席，这座山恐怕我过不去了。”说着便一头栽倒在地上。主席把我扶起来，以为我又犯了瘧疾，便叫警卫员曾先基同志把卫生员鍾福昌同志找来，拿药给我吃。其实我并不是犯了瘧疾，只是长时间的行军把身体搞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我要主席先走，我休息一会就走。主席见我这样，便说：“陈昌奉，这里空气稀薄，又在下雨，你不能在这里休息，无论如何要坚持翻过这座山。”说着便要曾先基同志架着我走。我看见主席对我这样关心，也想快走，谁知浑身战抖个不停，一步也迈不开。主席又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冷呀？”我说：“冷，全身直哆嗦，骨头缝里也发凉。”主席看了看我说：“来，你把我的皮大衣穿上，再喝上一点热水，暖和暖和就好了。”说着就脱大衣。我一把抓住了主席的手说：“不，我不穿，我能走。”我知道，主席要是脱下大衣，身上就只剩下在遵义做的一条灰夹裤和一件灰军装上衣了，而且昨天晚上他还忙到很晚没有睡觉。我坚持不穿，挣扎着想走，但终因我身体太弱，刚一迈步又昏倒在地上。当我醒来睁眼一看，曾先基同

志端着一碗水在我面前。我身上已經穿上了主席的皮大衣。主席站在旁边，秋风吹动着他那单薄的灰色軍装。一股奇异的力量使我忽地一下站了起来，呆呆地望着主席，他那慈爱的双眼显得更加可亲。主席对我說：“好些了嗎？”我說：“好了！走吧！”主席說：“好样的！这才是紅軍的战士！走！”

傍晚的时候，我們走下了六盘山，宿营在一个小村子里。我躺在鋪上想：如果沒有主席的关怀，我今天一定要牺牲在六盘山上了。想着想着泪水又涌出了眼眶。

翻过了六盘山，便进入了甘肃回族区。离陕北越来越近了。

一天，我們从甘肃环县出发，走了几十里路，剛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，便遇上了刘志丹同志派来給主席送信的人。主席看过信，站在山頂上，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喊道：“同志們！我們就要到达陕北苏区了！我們的紅二十五軍和紅二十六軍派人来接我們了！……”主席的話還沒講完，山坡上立刻欢騰起来。同志們高兴地笑着、跳着、互相擁抱着、欢呼着，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得大哭起来。

不几天，我們便胜利地到达了陕北苏区，与陕北的紅十五軍团胜利会合了。

（原載“星火燎原”第三集）

跟隨少奇同志返回延安

呂振羽
江明

南瓜和小米

在太岳區反掃蕩的過程中，有一天黃昏，我們轉移到一個山村。經過一天翻山越嶺的急行軍，到了宿營地，真是高興。然而，走近村落時，卻冷冷清清沒有一點聲息。進了村子，空空蕩蕩不見一個人影兒。原來，老鄉們為了對付敵人的掃蕩，堅壁了，人們都隱蔽到山里去了；牛羊、騾馬、糧食、衣服，甚至鍋碗瓢盆等用具，凡是能夠帶走的，都帶走了，實在帶不走的，就埋在地下了。我們走進老鄉家里時，都是四壁空空，土炕上光禿禿地連片席子都沒有。翻了一天山路，大家都疲倦了，肚子也餓了。然而，這時卻找不到一個人，弄不到一點糧食。隨身攜帶的糧食也吃光了。

一個同志在山後茅廁附近的地面上，發現有些浮土，蹣一蹣腳，聲音和旁的地方不同。根據過去的經驗，這種跡象往往是下面埋過東西的。於是，就試探着挖下去，果然刨出了幾個大南瓜來。

這時，炊事員在燒開水的時候，也在炕邊發現一只小瓦罐，罐子里盛着一點點小米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能搞到这么点吃的东西，确实是很不容易的。然而，数量很少，怎样更好地利用它！我們几个人悄悄地商量，准备把南瓜熬成稀糊糊，給大家吃；把小米煮点稀飯給少奇同志吃。少奇同志听到了我們的談話，立即說：“不要单独給我煮稀飯，把南瓜、小米合煮一鍋粥，大家吃！”

他又看着南瓜和少許小米，对毕占云同志說：“看样子，这个村子都是貧苦的农民，生活很苦，他們可能还要指靠这些东西过冬的！一定要記下这笔賬，在这次反扫蕩过去后，一定要向老乡做个交代，照数偿还他們。”

南瓜和小米合在一起，煮成了一鍋热騰騰香噴噴的稀糊糊。我們盛了一搪瓷缸子，用高粮杆截成一双筷子，送給少奇同志，但是，他不肯先吃，告訴我們：“先尽战士們吃！他們很辛苦，还要准备繼續战斗呢！我們頓把不吃，沒大关系。”

离开这个村子时，少奇同志又叮囑我們：“要仔細檢查一下，不要留下我們在这里住过的痕迹。要不然，敌人来了，发现我們在这里停留过，可能要把房子燒掉的，使老百姓遭受損失。”

一定要在群众中生根

七月，我們终于离开了逗留了几个月的山东，又向前进发。一天下午，我們这一行人到达了魯西的沙区。这是一片沙土地带，地无三尺土，到处是沙窩，庄稼很难种上，不少老乡主要靠种枣树、挖土盐来維持生活。再加上敌人的三光政策，在这里搞得十分殘酷，野兽們不仅强迫群众砍掉他們的命根子——枣树，而且还把人活活的推到井里去，把井都

填滿了，又讓群眾斷絕水源。我們到達的那個小村，全村五眼井就這樣地被堵死了三眼。這一年，又正好碰上大旱，群眾生活困苦極了，家家戶戶沒有糧吃，只能用枣葉和尚未成熟的小枣充飢，群眾中害腸胃病和瀉肚子的很多，一般情緒較低。

我們一到魯西沙區，就有人向少奇同志匯報了當地的敵情和群眾的生活情況，同時，也反映了當時負責沙區工作的領導同志中，有個別同志在工作中缺少辦法，情緒低沉，和群眾關係也不夠密切，以致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，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。少奇同志和隨行人員，又多方面地了解和研究了情況。

少奇同志對這些情況十分注意。有一天，他就把沙區的幾位負責同志請到他住的小屋裡，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堅持游擊區，開展根據地工作的問題。

這是一間狹小的土房，屋裡除了一個土炕和一副桌凳外，別的什麼都沒有。

少奇同志請那幾位同志坐到土炕上後，親切地問：

“我們從你們這裡經過，你們有什麼問題須要我們知道的？是不是可以談談你們這裡的情況，工作中有什麼困難沒有？”

那幾位同志比較具體地向少奇同志匯報了這裡群眾困苦地生活；匯報了敵人為了切斷魯西同冀南以及晉東南的聯繫，封鎖十分嚴密的情況；匯報了我們和敵人鬥爭的艱難情況，等等。匯報十分詳細，但是沒有談到今後準備怎樣來克服和戰勝這些困難，改變局面的問題。

少奇同志認真地聽取了他們的匯報後，感到這個地區有

一些同志之所以信心不足，一方面是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不足，看困难方面多了一些，而看克服困难的有利方面少了一些；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工作中每每是群众观点不够，沒有使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，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，讓群众自觉地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。于是，少奇同志就耐心地从各方面来启发他們，从当地基本群众以及各阶层人士对敌我的态度，一直問到农民救国会和群众中的作用和威信如何，差不多每个問題都貫穿着我們和当地群众的关系問題。但当时，那其中的个别同志总是感到当地客观条件太差，对于在本地区能否坚持下去的問題，显得神情躊躇，面有难色。

少奇同志仍是那么安詳和坚定，他严肃而恳切地向他們說：“困难是存在的，但是革命嘛，本来是一条充滿了困难的道路。眼前的問題是如何設法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。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，目前首先要想办法帮助群众生活下去，要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步骤。現在很多老百姓都在吃枣子和枣叶，那是不行的，應該赶紧动员老百姓种植瓜果蔬菜。这里面有两个問題，一是水，一是种子。目前很多井被敌人破坏了，我們全党全軍應該立刻帮助老百姓一起来疏通恢复。另一方面再向区党委商量，到旁的地方去匀点种子来。”少奇同志說到这里，抬头看了一眼窗户外那枝綠油油的枣树枝，又接下去說：“种什么呢？我看菜呀、瓜呀、蘿卜、豆角等等，凡是能生长的都可以种。将来能結瓜果就吃瓜果，长不出瓜果的就是叶子藤子也可以吃呀，总比吃生枣和枣叶要强，比沒有吃的更强。这样，一两个月、两三个月后，瓜果长出来，群众就好生活一些了，枣儿也成熟了，我們再帮助群众把枣子